

省

齋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九

宋 廖行之 撰

策問

問正統策

問自三才奠列君與天地俱尊以為天下萬類之宗王
正統所在天下歸之庖犧氏始有號見焉豈天下以是
名其尊歟抑其自名也自皇之號既立於後曰帝曰王
皆名也則奚其異而曰以道以德以業言者果當時稱

號之意歟其亦後世逆料而為之說歟然而君天下者
非徒名也亦必有道矣堯舜氏始不私其有擇賢以傳
天下學者皆言揖遜之事昉於此豈古者誠未之有及
堯舜而創見歟何其盛德至高而不可及也然二典第
記堯舜相與授受之大畧而亦不言揖遜自堯舜始何
耶後之學者亦何所見而謂始於堯舜耶禹能當舜與
賢之舉所守一道然而與子之事為萬世不易之法三
王祖之歷世綿長此天下之大經也孟子論之乃悉舉

而一歸之天聖人之心固與天一堯舜禹授受之道惡
可以同異觀歟抑天之道每與聖人相因而不可以常
情論也洪惟國家高宗壽皇堯父舜子雍容授受道邁
隆古蓋自揖遜以來實有光焉聖上丕承慈訓嗣無疆
之歷正統巍然與天地並其視堯舜禹之傳三朝之盛
兼有其美帝王之極際莫大於此諸君盍相與論庖犧
氏以來皇帝王所君天下相傳之道與堯舜禹之心參
以孟軻氏之說以推明我國家三聖授受之隆揚摧鋪

張以盡歸美之實正學者考古知今事也毋畧

問君相策

問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而成漢儒為是
論果古人之意歟舜有天下得五臣以為之輔政立化
成又為元首股肱之歌以申其相與圖治之意胥訓胥
戒率是道也可以傳之無窮殆非止漢儒之論也君臣
明良軌範萬世卓乎不可及也舜以授禹仍其輔相無
所更為其真有得於授受之一道歟後世推尊大禹謂

為三王之祖不歸諸他而必本於得臯陶焉元首股肱
之相須以立不可誣已蓋自舜選於衆舉臯陶以自輔
而又以輔禹基四百載之王業聖賢相遇同心而治明
效大驗若此而傳言十六相之舉乃謂堯不能而舜舉
之追觀舜世四岳之任無異於堯而謂堯不能其果可
與論堯舜之心耶由舜禹臯陶而邇之殆不可以殊觀
也漢世有謂難獨任之人可以助戇者爾至文帝益明
習國家事則專為丞相者乃多智有餘之陳平何也條

侯守法之相顧謂其鞅鞅不可臣少主古人相須之理果如是歟唐以太宗之明李勣之忠猶出之外以待異時復之謂人主用大臣必如是然後有恩堯舜禹之意遼乎不可復歟洪惟至尊壽皇倦勤與子授受光於三聖而所以為貽謀燕翼之遠者尤見於選賢之際登崇左右並建四輔朝廷既治爰授聖子傳之無窮蓋視隆古堯舜禹之心若合符節猗歟盛哉敢問堯舜之得四岳舜禹之得臯陶其知而用之者以何道而四岳之事

堯舜臯陶之事舜禹其事業之可傳者果何取歟夫君臣之際同心相須何者能信而久久而有成因考漢唐之所以失而形容今日之盛樂與諸君論之

答問

答劉史君所問

問孟子沒諸儒繼作何以謂軻死不得其傳至於本朝學士大夫衆而獨推濂溪先生是又何也竊謂道無存亡傳有得失孟子論舜與跖之分原於善利蓋學之幾

微兆於此心善利一分源脉大異及其至也聖愚賢否
判然殊歸孟軻氏之後諸儒多矣而學不純乎為善幾
微之失與道背馳千載而下周濂溪續絕學而承前聖
其立言行已及出而施之者皆慥慥誠一豈有一毫利
心間之哉宜乎貫萬世如一日此心與孔孟無異脉也
問非科舉無以仕進前輩皆從科舉中來今切切科舉
之事乃覺於道不近如何而可竊謂科舉乃後世收人
才之術為其以爵祿引天下故有心於科舉始於為利

纔有為利之心則凡學問皆志於利去道遠矣然自非
聖賢未有能特立流俗若中人之性則須上之人有以
風厲之俾不梏於為利則雖科舉之習心乎為善豈有
二道哉

問雍也敬簡可使南面不可及已自史記漢唐以下莫
不有循良之吏試舉一二人誰可以庶幾古人使知向
慕焉竊謂古者聖賢之學一主於敬此心純至無或間
斷初非小廉細謹之謂也其施於臨民綱維正大簡之

至也即此敬之推也二帝三王之君天下如是而已三代以還吏之循良者稍有志於民亦隨以見效然求如古聖賢敬簡之治難乎其全矣漢世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班孟堅謂其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待嚴而民從化髣髴有古人氣象今之君子盍先脩己以敬養成正大之德則施於有政其庶幾乎

問周先生起於營道胡先生父子學於南山張侍講講道長沙諸公亦識其妙處否竊嘗謂正學不傳人心陷

溺私欲橫流學者茫然無所用力三四君子直指人心
以曉學者然後學者知本原用力之地反躬內省以明
乎善誠敬純一性成道立此正學之根本也若夫過於
好高無所據依其言似不可窮退省其私乃或大謬空
談之弊也近世多有彼亦自謂得其妙處徒假以譁世
無取焉耳

問仁仲與敬夫相告曰無所為而然者天理也諸君識
其意否竊謂夫人一性之中天理具焉孟子謂盡心者

知性知性則知天人欲消亡私意不萌則一真渾然流行大順此論語所謂絕四而中庸喜怒哀樂中和之本也

問人方病學者不志於道而志於科舉父兄師長亦言渠儂肯勤於科舉了此段事可以望其別脩學業然而懶惰者常多於義理懶矣於此又不勤其病安在竊謂後世學者不如古正以善利之分夫科舉之學何嘗非義理之學哉纔有心於為利則為科舉之學為義理之

學皆非道矣況科舉有得失而義理又非若世味之可嗜彼無所得於中何適而不懶脩道之君子苟能正人心使漸知為善之學因而導之如引水以行地中不舍晝夜義理悅心自不能已又何懶之有

問脩舉業有不得之者脩學隨多少必得之於身於家便有益也而人不肯脩為己之學既不肯脩乃反惡之是何與人異情也竊謂孟子謂求在內求在外之理甚明而人不知察物欲蔽其心爾

問人知貧可至於富賤可至於貴而不知小賢可至於大賢此路甚夷而民不由之使之由之亦有道乎竊謂求富貴而不知求為大賢此亦為利而不為善之病今欲使民由之其責在君子分別善利以身先之如箕子皇極之說皆信而有徵民豈有不可訓乎

問科舉是早年可為老時不必為矣乃若脩學則是貫窮通壯長一日不可不為者人而不學其如學何昏愚者不足與言敏者亦復不聽何也竊謂敏者多恃其才

俊乃學者之累寧其昏愚未可鄙棄若教者能分別善利曉然諭之則無擇於敏於愚一明乎善知而好之好而樂之有不能已今切切然與之言科舉非道又曰修學非科舉之謂彼於善利未之曉然況以敏自恃者又何怪其不聽哉

問天下之本在農今為農者最困其優游以卒歲者必挾他術而後得之何道使農夫享其報而人樂於為農耶竊謂今農最賤最鄙世不復知貴之凡有才者去而

求利祿而其慧者去而為工為商而其窳惰姦悍者去而為緇黃為賊盜其甘心於耕稼而不易業者蓋至樸鈍無能之人耳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上之人且不之恤凡百征斂何物不取之農又有並緣為姦利以困之者則至鄙賤而無以自庇者莫農若也今欲稍寬田農當節儉以先之苟不迫於用則賦斂可出於中正無橫征以病之則財力漸可有餘然後異其勤力而懲其游惰則先王務農之政漸可復矣